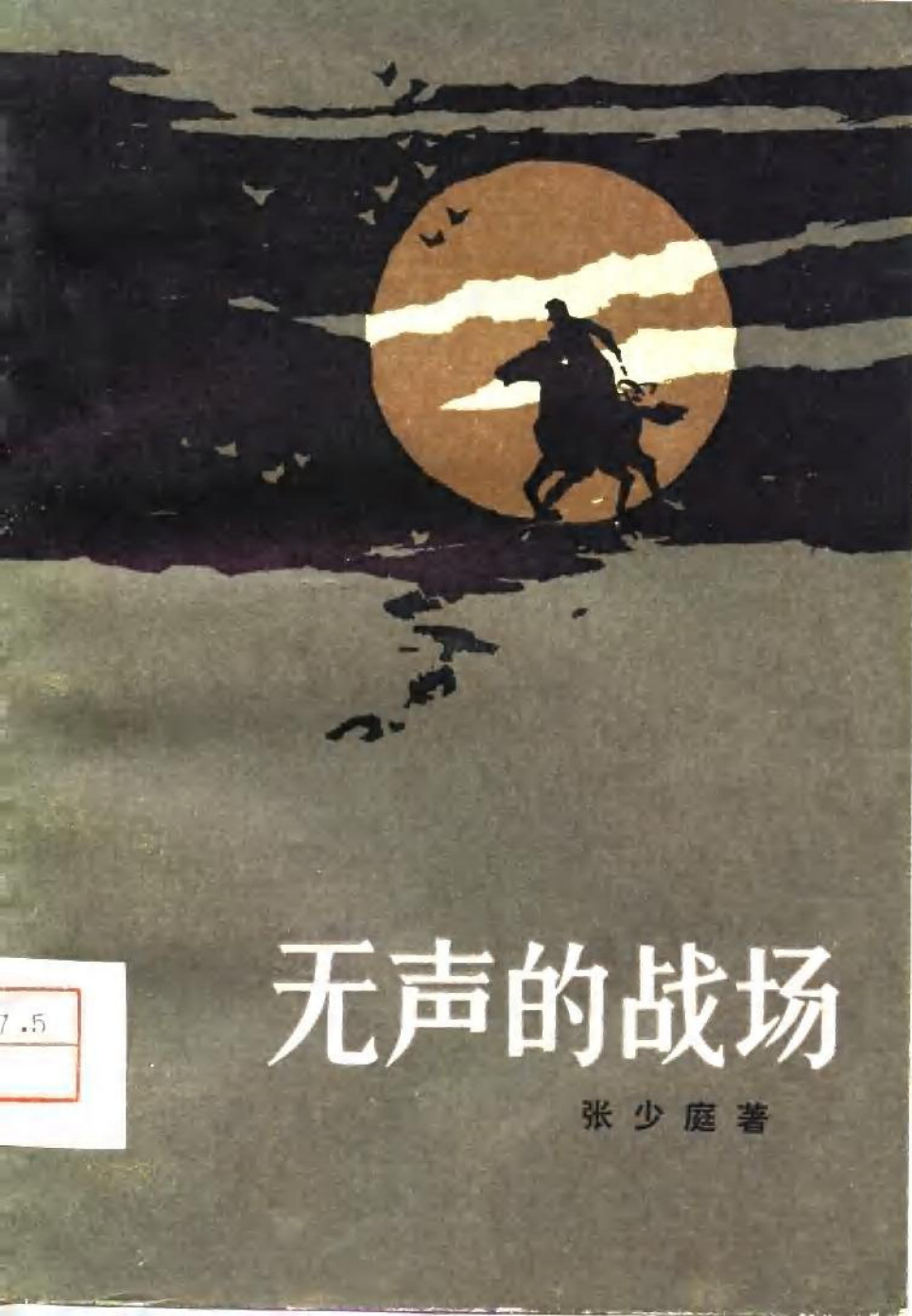




无声的战场

张少庭 著

7.5

封面设计：何 洁

无 声 的 战 场

张 少 庭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6 印张 111 千字

195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01—178,000 册 定价 0.41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描写共产党员张坚，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随八路军骑兵部队打进绥远大青山地区，在党的领导下深入敌区的核心，与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在当地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配合八路军骑兵部队进行对敌斗争，搞得敌人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本书曾名《大青山的地下》。

序

一九五四年春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毛笔字虽然写得歪歪斜斜的，但一笔一划都非常仔细，看得出发信人在信封上费了很大心思。发信的地址是“綏远武川县烏蘭不浪村”。

烏蘭不浪，这几个字就象磁石一样吸住了我，我的心弦兴奋地震响了，一把撕开信皮，恨不得一眼就看完了这封珍贵的信。每一个字对我来说都是珍珠，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使我长久埋藏在心里的怀念重又泛起，我的眼睛潮湿了。

这是烏蘭不浪村的几位老乡联名给我写来的信，他们说，多少年来一直多方打问着我的下落，终无音信。曾经向许多同志、许多机关发出了找我的信，终于打听到了我现在的住址。在信里，他们倾吐了真挚怀念的深情厚意。

这封信，使我想起了抗日战争年代，在大青山的地下活动时期，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和他们一起相处的日子。

多少年来，我一直向往着能重回旧地探望探望他们，由于工作繁忙，总是未能如愿。这年夏天，终于抽出了时间，怀着感恩和游子归乡的心情，回到大青山地区，访问了我过去曾经活动过的地方，会见了故人，和他们一起话旧，共同回忆起那

些残酷斗争年代里的往事，悼念那些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埋骨在大青山的烈士们。

今天，无数个勘探工作人员，在大青山地区寻觅地下宝藏，也有千千万万的人们，在大青山地区建设着规模宏大的工业基地。抚今忆昔，更使我不能不想起抗日战争时期，在大青山地区坚持革命斗争，英勇地献出了生命的同志们；不能不想起那些舍生忘死地支持共产党八路军进行革命斗争的大青山地区的人民。……

就是这种对大青山的日夜怀念心情，促使我把所知道的当时对敌斗争的情况写了出来，用以纪念那些可敬可爱的人们。

作 者 1957年7月

目 次

一	冲向塞外的严寒	5
二	穿过平綏綫	12
三	会見蒙綏区党委	17
四	意想不到的任务	26
五	脫了軍裝扮难民	32
六	牛倌	37
七	和黑小子做朋友	44
八	馬蓮灘的乡亲们	51
九	二等磨倌	59
一〇	張罗子	63
一一	紧急情报	71
一二	大年初一接財神	80
一三	初建支部	86
一四	汉奸領賞	94
一五	三妹子的心事	101
一六	油坊跑外	112
一七	八月十五赶馬群	121

一八	照相	130
一九	兩桶山油換了个良民証	133
二〇	“五一大掃蕩”的情報	140
二一	被捕前夕	147
二二	殘酷的审讯	156
二三	他並沒有死	165
二四	忘不了的范家夫妇	171
二五	气死“駝头”	176
二六	尾声	183

一. 冲向塞外的严寒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初，晋北地区的大块土地上空荡荡的，草木一片枯黄，在无数高山大岭的顶峰上，都铺下了一层薄薄的白雪。川道里，狂风吼叫着，刮得天摇地动。风沙打得人们连眼睛都睁不开，树木裸露着干瘦的枝丫，榆树的皮都被人们剥吃光了，露着白光光的树身和枝头，随风东摇西摆，不时发出“吱吱沙沙”的呻吟声。暗黄的天空里，飞旋着整队的和掉了队的大雁，在“苦哇，苦哇”地哀鸣着，好象告诉人们：塞外的严寒和日本鬼子的凶残联合起来，逼着它们拼命地往南飞。

广阔的晋北，路断人稀，很少碰到行人，就是偶尔走过一两个，也都是破衣烂衫的，从敌占区逃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去的。路两旁的村落，都被日本鬼子烧成断壁残垣，一片瓦砾。

寒冷，夹着沙土的黄风，大雁的哀鸣，被半高的蒿草掩埋了的道路，毁灭了的村庄……这一切，交织成一幅敌占区的悲惨图景，广阔的晋西北的大地，在敌人的践踏下呼唤着……

就在这天昏地暗的时候，有一支队伍，顶着严寒的狂风，晝夜不停地冲破敌人无数道封锁线，在晋北的大地上纵马飞驰着，他们将要象箭的射击一样，直奔塞外的草原——大青

山。

这支雄威的八路军队伍，是由抗日民主圣地延安来的干部队。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现在已经深入敌后，在敌占区驰骋七昼夜了。当他们宿营在长城脚下——朔县南堡子村——的时候，队伍突然变得更加严肃紧张，人们很少逗趣说笑，不象先前那样畅谈了。从每个人的脸上都能看得出，是在考虑着即将展开的新的斗争生活，盘算着怎样把自己在延安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如何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以及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嘱托。

这支百余人的干部队，都穿着边区制的粗布灰色军装。是党中央从延安的各个机关、学校抽调出来，派往綏远大青山，发动并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其中包括着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人员。由大青山地区的姚司令员带领着。

这位姚司令员原是由敌后回到延安开会去的，党中央为了坚持和加强大青山地区对敌斗争的力量，又一次抽调大批干部，交姚司令员带领着，一同开往塞外。

同志们虽然原来彼此互不熟悉，但经过长时期一起行军，都变成老熟人了。大家互相交谈和猜测着：谁是从哪个单位调来的，到敌后可能做什么性质的工作，担负什么职务……其中唯有一个张坚同志，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调来的，更猜不着他到大青山要做什么工作。更令人奇怪的是，张坚在一路上，表现一种与别人不同的怪劲儿，同志们只知道他是陕北人，其余便什么也不了解了。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小伙

子，長得結結實實，性格也很爽朗，對同志呢？也很和氣，平常總是笑嘻嘻的。聽到別人說句笑話，他也会高聲大笑，一路上還經常幫助別人喂馬溜馬，可就是有時象個啞巴似的，連一句多余的話也不說，也不個別地接近任何人。別人覺得他的嘴巴好象長在心里頭了，但看樣子，他內心里倒經常是挺樂和似的，那雙明亮的眼睛也經常閃爍着快活的火花，誰也捉摸不着到底他盡想些什麼？任憑你想盡方法，從他嘴里也打听不出半條新聞，真是叫人納悶呵！

儘管這樣，同志們仍然都非常喜歡他，一有機會，別人總想找他說上幾句話。其中，也有個別同志在背地里議論他：“組織上派張堅這個人，到敵後能干些什麼呢？我看他好象有點缺心眼吧？老是擺着那副笑臉！”

明天，干部隊就要出塞，同志們都將按照分派的職務，走向各自的鬥爭崗位，誰知道分手以後何時才能再見呢。同志間的友愛在這臨別的夜晚更加深厚起來，儘管大伙白天在馬背上顛簸得腰酸腿痛，疲乏得要命，這時却誰也不想休息，大家互相熱烈地打招呼，交換紀念品，親密地交談……。張堅呢？照常不多吭聲，只有用兩隻笑眼看着大家。路上和他在一組的同伴，從中央黨校調來的丁利和韓洪深，是在途中比較接近張堅的兩個青年同志。小韓調皮地湊近張堅，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眯縫着眼睛，帶着嘲弄的口氣，南腔北調地慢騰騰地說道：

“我說老兄，你到大青山是去當司令員呢，還是當政治委員？你怎么总是不吭聲？說一句不好聽的話，要是你有个三

長兩短，我們想給你寫篇祭文都沒法寫呀；老兄，關於你的事情，我們一點也不清楚。”

小韓這一問，把一向很老實的山東人丁利也逗起了開玩笑的興趣，他也帶幾分嘲弄的口氣說：“是呀！你為什麼總是這麼沉默？要是怕死的話，可要早一點向組織提出來；敵後的鬥爭環境可是殘酷的呀！”

顯然，由於張堅平時的那種不一般的表現和不多說話，再加上在同志們臨別前夕的無拘束暢談中也未暴露出他的分毫情況，更引起了同志們對他的關心，大伙也故意想激他一下，想促使他傾吐一些個人情況，談談心。

然而張堅一下子就了解到他們的用意，他那雙烏黑的眼睛眯了兩下，慢吞吞地笑着說：

“這有什麼可擔心呢？組織上叫干什麼，我就去干什麼。就是犧牲了，那又有什麼奇怪？又有什麼可怕？要是真有三長兩短，我看也別寫什麼祭文，省得給你們添麻煩。”

小韓叫張堅這一說，反而面紅耳赤地笑了。丁利看了看張堅那張誠實而質樸的圓面孔，低頭沉默了一會兒，意味深長地說：

“張堅說得對呀！我們是從延安出來的，受過黨和毛主席的教育，個人的一切應無保留地獻給革命事業，應當無條件地服從黨和人民的需要，還用自己胡盤算些什麼呢？服從組織分配，只要黨和人民需要，隨時準備着犧牲……”

丁利這幾句話把大家亂扯的熱勁打散了，人們都低下頭想着張堅回答的那些話。

上灯时候，姚司令员的命令传达下来了：人，不准脱衣服；马，不准卸鞍子。每个人要准备三斤莜麦炒面，要轻装；每匹马除了驮人，额外的驮量不得超过十斤。

这一下人们都忙起来了，有的收拾行李，有的照料马匹，有的还小声议论着：“伙计，看样子，明天要打仗了。”

张坚呢？他还是不慌不忙的，尽顾检查文件，把片纸只字都仔细检出来一起烧掉了。有的同志没理解张坚烧纸的用意，对他开玩笑说：“看你这个傻瓜，连手纸都不留了。”还有人指责他：“张坚，一张纸一个字你都嫌重吗？”

张坚仍是微笑不语，继续整理东西。院子外面传来了嘈杂的人声，人们以为发生了情况，全跑了出去，原来是村妇救会和儿童团，敲着锣，打着鼓，慰劳军队来了。他们抬了好多猪肉、羊肉、粉条，还有毛巾、鞋袜……。当慰劳队拥进屋里和大伙拉手问好的时候，丁利和小韩高兴得在人群里来回跑着，跳着，摸摸这个儿童的头，拉拉那个儿童的手，不知怎样来感谢慰劳队才好。这时，张坚凝视着人群，瞅了半天，沉思着，突然回转身来，从自己的被套里抽出他仅有的一床花布棉被，向慰劳队里的一个穿得最破的中年妇女说：“大嫂，这条被子送给你。”

那位大嫂满脸通红地说：“那怎么成呢？八路军同志，綏远冷得要冻死人，留着你自己到前方去盖吧！你们整天在风雪里受苦，我们可不能要。”

张坚用力把被子一下子推到大嫂的胸前说：“大嫂留下吧！到前方去打日本鬼子还怕没盖的？”说着，硬把被子给大

嫂。大嫂还是执意不收。張坚想了想說：“大嫂，这条新被子你收下吧，把你們家的旧被子給我，这样換一下行嗎？”大嫂捉摸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勉强收下了。

李大嫂抱着新被子跑出去不久，又跑了回来，把自家的一条旧柳条布破被子交給張坚，說：“同志，你不嫌棄，就帶上这条破被吧。”張坚滿意地微笑了一下，高兴地收下了。

第二天，东方还未发亮，队伍就集合在南堡子村北山梁上。在这块紧挨着長城的平壩子上，天黑得連人馬都不清楚，只能听见战馬不时的打着鼻响，嘶叫着。几个滿口綏远腔的战士在小声地談論着：“咱們的姚司令員真了不起，他說队伍在多会儿会合，就准在多会儿会合，時間怎么算得这样准呢？……”

黎明前的冷风，吹得渾身凉颼颼的，冻得丁利和小韓直往張坚身边挤，小韓小声地說：“呵，这么冷！”丁利說：“冷？真正冷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喂！丁利，王昭君是在什么时候出塞的呵？”小韓又在发問了。

还没等丁利回答，張坚便在一旁笑着說：“你去学孟姜女哭長城去吧。”旁边的人听着都哄笑起来。小韓剛要不依，張坚說：“小韓，丁利，咱們再往一块挤挤，暖和暖和。”他們三个人笑着挤在一起了。

天色慢慢亮起来了。这时，干部队的人們才发现新来了許多人，原来是大青山地区的騎兵部队，按司令員的指定時間开到这里，前来迎接他們。姚司令員在晉北时就已經发报給

大青山的騎兵部隊了。

騎兵健儿們穿着皮棉軍裝，个个雄赳赳的。他們怀着兴奋与尊敬的心情望着干部队的同志們。战士們小声說：“这一回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干部可真不少呵！”

虽然大青山的斗争残酷异常，但是騎兵战士們一个个精神充沛，一点沒有倦容；他們坚持游击战争好几年了，党中央不断地抽調干部支援他們，这次又来了大批干部，使他們感到莫大的兴奋。

太阳从地平綫上漸漸升起，和煦的阳光照着战士們的笑臉。姚司令員站在長城高处的一個垛口上，手里拿着望遠鏡，朝塞外四面了望着。在他身边站着的是白副官、刘參謀和兩個警卫員。在他近旁的較低处，有几个騎兵偵察員和一些民兵在来回游动着，他們的臉上沾滿塵土，眼睛帶着紅絲。另外还有兩個偵察員，就在姚司令員的旁边躺着，响着爽朗的鼾声，他們可能是几晝夜沒睡了。

姚司令員了望了一陣之后，轉身对他身旁站着的一位連長說：“出发吧！”不一会，小馬号就发出“达的达……”的声音，嘹亮的号音，在古老的長城上震蕩着，峽谷里起了重迭的回响，騎兵开始向塞外进军了。姚司令員和民兵以及送行的群众亲切地握手告別。战馬一匹接着一匹地蹣出垛口，就象連发的怒箭一枝又一枝地对着塞外的原野射去，騎兵帶着滾滾黃塵，駕起長风，飞往塞外的大草原。

二. 穿过平綏綫

出了塞外，通过平綏鉄路的这一天，是从延安出发以来比較紧张的一天。在这支干部队和騎兵部队的屁股后面，有日伪軍防共騎兵第一师紧紧追赶，前面又有另一路日伪軍的层层堵击，一个战斗接連着一个战斗。整整一天，步枪、机关枪的声音从未停息过。有时忽而从敌方射来迫击炮和山炮的炮弹，在离部队半里路或是再远一点的地方爆炸开了，揚起一股股的烟柱。

小韓的精神紧张地对丁利和張坚說：“真危险！一定是敌人事先知道我們要来，所以集結了这么多人。看样子，敌人今天硬不讓我們过鉄路。咱們才一个連，怎么能对付得了成千上万的敌人呢？”

“不管他，你跟着跑吧。敌人后追前堵，还不是瞎噓呼！有姚司令員帶着咱們，你还怕什么？”張坚沉着地安慰他說。

“叭——叭——”前面五里地，敌人的据点里又开了枪。霎時間，一个騎兵排从后面插上来，雄赳赳地在干部队左側往前飞跑而过。身經百战的战馬，馱着英勇果敢的騎兵健儿們，朝着枪响得最激烈的方向馳去，好象它懂得：哪里有枪声，哪里就是应奔赴的地方。

在騎兵排的最前列，有一个二十多岁的指揮員，騎着一匹高大的黑驃馬，他就象長在馬背上一样，坐得那么稳当，出了

套的駁壳枪紧紧地插在腰間的皮帶上。他左手紧扯着馬韁，右手向干部队的同志們打着招呼，笑咪咪地說：

“同志們放心吧，敌人从来就是这样欢送和迎接我們。只要八路軍一出晉西北，他們就得把我們一直欢迎到大青山，一下大青山，他們就得欢送我們到晉西北。敌人虽然討厭，可是倒也熱鬧，不要看敌人前堵后追，可是咱們該走多少路，鬼子一点也打不了折扣，要是沒有敌人，咱們走这条路就觉得寂寞了。”說罢，他一抖韁繩，縱馬飞向前去，一会儿就隱沒在烟塵中了。

这人就是騎兵三連的常繼生連長。

張坚見常連長跑过去了，就轉向丁利和小韓贊叹地說：“看，常胜將軍飞过去了。常連長在大青山，經常帶着小部队活动，敌人总是一点也得不到他們的便宜，这个外号是大青山老百姓送的。咱們几个人就是当不了常胜將軍，能干几次短胜也行呵！”

小韓詫异地說：“你怎認識他？”

張坚說：“在路上，战士們对我說的。”

丁利也感叹地說：“是呵！老張，我們應該向常胜將軍学习。”

这天中午，和敌人在蚩汉山打了一仗。下午轉到蚩汉山的山脚下，又和凉城县的伪軍乔汉奎匪部干了一頓。

太阳快落山了，部队轉到三道溝，歇在一个只有兩戶人家的小村里。

一天了，人馬都沒进飲食，战士們找了些整麦秸堆在馬

前，战馬就迫不及待地嚼起来了。黄昏时候，姚司令員从山头上下来，要大家快点吃飯。

人們都坐在草地上，打开炒面口袋，倒出炒面，用冷水一拌，大口大口地吃着。姚司令員帶着一身泥土，坐在大伙中間，一面吃炒面，一面关心地告訴大家要多吃点。他亲切地說：

“咱們今天夜里要跨過平綏鐵路，到咱們的目的地——大青山的綏中。吃少了可沒勁兒。”他轉过头来又对坐在他身后的張堅說：“小張是陝北人，見過鐵路沒有？”

姚司令員努努嘴，又笑着說：“要是在白天，一定讓你好好看看。”接着，他高兴地提高嗓子，讓大家都听得清楚：“同志們，如果敌情沒有什么大变化，我們明天就可能和区党委会見了。”

大家一听明天就可能和区党委会見，都兴奋起来。

姚司令員这位“老大青山”，中等身材，穿着和战士一样的旧棉軍裝，上身披着一件短半截的綿羊皮襖，長長的臉和眼睛被塞外严寒的西北风吹得紅紅的，从左耳到嘴角有一道伤痕，这时显得更深了。姚司令員这个伤疤，不論誰初見时都会驚訝地細細端詳。这是他在長征时被国民党匪軍打伤的。听說，日本鬼子扫蕩时，只要抓住大青山的老乡，总要先在自己的臉上用手指划一下，老乡們就知道这是問看見姚司令員沒有，于是故意裝糊涂，或者干脆說沒見。

姚司令員放下飯碗，点上一枝香烟，接着又对大家說：“敌人前堵后追，嘿嘿，都是白費。”他严肃地把嘴一扭，“沒有鬼子